

谒陈亮墓有感

朱维安

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刘禹锡肯定不会料到,他的《陋室铭》会这么贴切地用到陈亮身上。陈亮所处的卧龙山,听着显火,其实一点也不高,确切来讲,应该加个修饰语叫小山岗。但因为陈亮墓冢在这里,此地就有了英名,成为后人敬仰的圣地。几百年的膜拜,陈亮在永康人心中已是神一般的存在,不是仙也有了仙气。卧龙山下的太平湖,也因了龙川先生这位人中之龙,波光灵动,山水葱茏,不但沿湖盛产的葡萄、莲子等农作物味香色美,名声四扬,居住湖畔的吕氏一族也地灵人杰,孕育了不少人物。

我们纪念陈亮,并不是为了纪念永康的状元公,而是因为陈亮的思想、学说、精神,对现在依然有着极大的引导作用。他提出的事功学说,倡导的义利双行,不但在当时惊世骇俗,就是今日也值得一再深思。陈亮认为,一个有担当的男人要学以成人,要勇于建功立业,行义也要谋利,因为凡合义之事必然有利,功到成处,便是有德,义和利是互为表里,并行不悖的,是一个对立统一的矛盾体。道在事中,道事统一,也是这个意思。道为义,事为利,利是自强不息,义为厚德载物,两者处理得当,自能为社会为国家为个人带来福报。这对我们永康人尤其有着至关重要的现实意义。永康人是极其勤劳务实的,自强不息的精神早已融入永康人的血液中,永康今天的富裕,正是

这样打拼出来的。但永康人须谨记陈亮告诫的“义”字,它和“利”是一副行担的两头货,缺一不可。坚守“利”的追求,还要不忘“义”的辅佐,创下的基业才能坚实稳固,流传长远。若见利忘义,一叶障目,那就容易陷入为富不仁、为官失德的泥沼,一世英名早晚烟消云散。所以,陈亮提出义利双行,道事统一,绝不是心血来潮的口舌之快,而是作为思想家,站在社会的高度,从宏观层面思考的结果,是永康学派的核心价值观。历史证明,无论为国为家为官为民,陈亮的思想都是应该遵循的箴言。

永康历史上值得我们效仿的胡则和陈亮。胡则是体制内的人,自认为国分忧,为民做事,乃为官者本分。所以,毛泽东会称他“为官一任,造福一方”。陈亮虽然最终也进入到体制内,但他的一生都在体制外。他是有远大抱负的读书人,是有独立思考能力的知识分子的代表性人物,可称是中国历代状元中最杰出的思想家。终身关注国家安危,民族富强,南北统一,重振朝纲,强调要务实创新,建功立业,并由此创立了以“实事实功、实利”为核心思想的永康学派。陈亮一生的所作所为都源自永康人踏实勤奋、不避艰难的基因,一生所取得的成就都离不开永康这块土地的力量。他开宗立派成为永康的旗帜,与当时的金华学派、永嘉学派并肩而立,皆因永康自有鲜明的特色——凭借务实果敢、聪明倔强雄踞

一方。所以,无论胡则还是陈亮,身上始终散发着永康人自带的辉光,行为处事,待人接物,自觉摒弃虚头巴脑的空谈,不图虚名,强调实效,坚持不懈,所思所为都从实际出发,做出的事情总能符合实际需求。所以,胡则会一再要求免除江南一带的身丁钱,他知道这是强加在浙东百姓头上,不公平不合理的额外负担。陈亮会断然拒绝朱熹要他惩忿窒欲、迁善改过,以醇儒之道自律的劝诫。他知道大敌当前,应以抗金复土、建功疆场为要,收复沦陷的河山才是大宋最大的利益。历史上但凡顺应潮流,实事求是,呼应人民心声,有利国家民族的人,都会被后人记住和景仰。

我们纪念先人,必首选有现实意义的、真实可信的,能让后人从中获取某种启示,得到某种教益,视为精神榜样的。不能为了纪念而纪念,为了纪念而哗众,更不能为了炫耀而恭维,为了恭维而丢失底线。

陈亮是矗立在永康大地上的一座丰碑,是闪耀在永康历史深处的灯塔,八百年来历经风雨,依旧生机盎然,光芒四射,真应了臧克家的诗句“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当然,活着的不是肉身,而是灵魂,是有趣的灵魂、有思想的灵魂、益友有三的灵魂。所以,我们能和陈亮结成忘年之交,纵使阴阳两隔,地府人间,照样神交魂往,侃侃而谈,该约会则约会,该朝拜就朝拜,思绪纷飞之时,哪会计较墓里墓外。这样的灵魂活着,真好!



把美好的时光
浪费在美好的声音里

朗读频道

永康日报

永康市作家协会

永康市 陈亮研究会 换届有寄

陈加元

丽州多俊彦,同甫领风骚。
自许为龙虎,胸怀家国操。
匡民和济世,武略与文韬。
义利相同举,事功互适调。
推陈出新意,以史鉴今朝。
研究无边界,宣传有律条。
初心永不忘,使命并肩挑。
得失由人说,净言寄尔曹。

五峰书院， 与赵晓耕、白焕 然、余钊飞教授 茶叙(外一首)

樵隐

此时的寿山,已过了鸡鸣的时间。
晌午以后,桃花仍然开在石上。

元晦的兜率台筑在石洞里,
模糊的手迹隐忍而沧桑。

重楼之上是固厚,是万仞山,
躲得过枪炮,却早与龙川有了一场论战。

天墨池里收藏的笔法,尖锐而超迈,
洗过手的,都已成了同甫的弟子。

而龙湫之瀑今日干涸,看不见壮怀激烈。
覆釜之下,可还有思想的宝藏?

几杯水涵开的喉舌,在洞内传音。
我们仿佛与古人隔空茶叙。

五峰环绕的书院,空寂孤清。
那些已过千年的学说,可曾有所散佚?

仰望可见的高天,我亦想学豪放。
可没有事功的人生,何能空谷长啸!

七仙湖

高姥山上多住仙,
秋罗湖还有六个姐妹:
留兰、醉蝶、玉荷、紫萼、香果、连蕊。
天与水共一色。
白云、苍穹与湖水构成了镜相,
恍惚上下不分。
云浮在水上,水飘在云中,仙落了凡。
而我在人间,读山读水。
一袭长衫缀满霞彩,
又披宝铎、菖蒲、慈姑、芦竹、
利川慈姑、笔龙胆为衣,
结庐老松下,饮泉涧流中。
胸怀丘壑,似老仙杖藜而行。
山中忽一日,城里已三年,
想着争了朝夕,便不会负了夏秋。

蜜香是故乡

宋扬

朋友送来几罐青海天然野蜂蜜。上下翻转玻璃罐,除了一层浅浅的金黄在慢慢滑动,蜜的主体已经凝成像冬天的猪油一样的固体。我知道,这是正宗的蜂蜜,不掺杂任何水分和人工熬制的糖浆。

我对蜂蜜的质量是有发言权的,因为我家曾养了好多年蜜蜂。蜜蜂从野生到被驯化为可家养的过程我无从考证。我家是村里第二户养殖蜜蜂的人家,养殖技术当然取道于第一户人家。这户人家算是半专业的,他家置办了养蜂的全套设备,从摇蜜机到防叮服到纱网、面罩、头盔到蜂桶、蜂巢,无所不有。如果他家不是还兼种粮食,几乎就算完完全全的职业养蜂人。这家的男人是我们村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的先行者。每当逢场,这家的女人便背了蜂蜜去公社卖。经不起我父亲的软磨硬泡,在得知我父亲只是养一点来自尝鲜不对外销售的前提下,这户人家卖了我当村委会主任的父亲三分薄面,以二十元的价格分给我家一桶。

父亲把这一桶蜂蜜安顿在屋檐下。养蜜蜂也是需要付出的,冬天的蜜蜂无花可采,需要调兑白糖开水放凉了倒进蜂桶的水槽里维持它们的基本生存需要。年刚过完,坝上遍野的油菜花冒出来,蜜蜂总是比人先发现这一点。我家的蜜蜂也开始出动啦!我们候在蜂桶边,看一只一只辛勤的小家伙从蜂桶的开孔处进进出出。

出。每一只蜜蜂的额前都粘了一点嫩嫩的花粉。我们盯得仔细,想数清楚半天内一只蜜蜂要飞行多少趟,然而终是徒然,因为所有的蜜蜂似乎都长得一模一样。

三月到,我家要摇第一桶蜜了。那位养蜂大叔被父亲好烟请来,摇蜜机就摆在堂屋正中。我不怕被蜂蜇,凑近了看。只见那人穿戴好专业的衣服和头盔,打开桶盖,小心拎起一叶蜂巢,吹散趴在表面的蜜蜂。原本薄薄的长方体的蜂巢已经胖得凹凸不平,凸出来的便是蜜蜂把蜂蜡推出来堆积而成的新的蜂巢。崭新的蜂巢本是乳白色的,此时已经如金黄的琥珀。那人用长刀割去凸出来的蜂蜡,金黄的蜂蜜便流出来。等到流动的蜂蜜断了线,那人把蜂巢塞到摇蜜机里,用力一摇转柄,居然又有蜂蜜轻轻流出。

连续采过几次蜜后,蜂巢已经十分脆弱,需要更换新的。被换下的蜂巢于我们既是美食也是玩具。用空心的麦秸秆对准蜂巢一眼一眼地吸,滋溜溜地甜在嘴里,乐到心里。

我们也捉蜜蜂,摘下两片树叶拿在手里,悄悄走近正在采蜜的蜜蜂,双手一拢,便连同菜花一起罩住了。把蜜蜂放进透明的玻璃瓶里听嗡嗡的声音,也能玩上几天。听说待在土墙里的一种野蜂会偷吃蜜蜂的蜂蜜,我们就用刷锅的竹签去掏。那蜂经不住折腾,急急地往外钻,等待它们的永远是瓶子。

有一次,邻居四哥掏了半天野蜂,以为野蜂死了,他就凑了耳朵贴在洞口听。意外发生,野蜂一下子爬进了他的耳朵眼,他慌忙用手去抠。完啦,野蜂钻进了他的耳朵。要不是么奶奶用生清油倒进他的耳朵滑出野蜂,他的耳朵可能就保不住了。这件事让我知道了顽皮是有风险的,从此收敛了许多。

吃不完的蜂蜜用瓦罐或塑料壶装了搁床底下保存。冬天的蜂蜜完全凝固了,开口太小的塑料壶总让我手足无措。我把两根筷子用线接在一起伸进去胡搅一气,抽出来舔食一番,也算那段缺少零食又少见荤腥的艰苦日子的甜蜜回忆了。

我家蜜蜂最多的时候发展到三桶之多,蜂蜜从来没有卖过。每年有几十斤的产量。最亲的几家亲戚照例是要送一些的。有一天,其他生产队一个不熟的女人找到母亲,说希望买一点蜂蜜给咳嗽的孩子做药引子。那个女人手里捏着两块钱。母亲爽快地打了一碗给她,死活没要那两块钱。母亲知道,她家是真的难。后来,我父亲随同滚滚的民工潮北上南下,蜜蜂便慢慢地越养越少了,直到完全消失。再后来,父亲随我在城里定居,我们一家郊游或远足时偶尔见到四处游走的职业养蜂人,父亲总走过去攀谈几句,末了还不无遗憾地说:可惜了,我那三桶蜜蜂。